

洪秀全

他发现了天上的世界之秘，操纵着人间的风云之变。

他像“耶稣”一样，一人挑起千万吨重的黑暗，却在最成功的顶点处开始滑落。为此，太平大旗陡然间失去舞动的力量。

他的第一步代表着站起，第二步象征着摔倒，第三步意味着爬起。

一、天王洪秀全——借上帝之手的大师

历史扫描 站在历史的断裂带上

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的危险处境，朝廷日益腐朽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蕴酿着一股农民起义的历史风暴；而洪秀全以一个落第举子的身份，在这次风暴中脱颖而出，创立拜上帝教，导演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。

太平天国是 19 世纪中后叶中国爆发的历史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，强烈地冲击和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，可谓惊天动地、荡人心肠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中，自然涌现出许多金戈铁马、指点江山式的英雄人物。洪秀全当之无愧！

但是由于内外各种原因的交困，洪秀全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成为了历史的悲剧。应该讲，洪秀全在这场农民革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但是他个人的悲剧，也导致了太平天国的悲剧。无论如何，这场历时 14 年、纵横 18 省的农民起义，震惊中外，动人心魄，永垂史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重新阅读洪秀全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，也许能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、鲜明的政治主张、强烈的理想主义中看到他的历史踪迹。

1. 落第举子：图谋远方的志士

洪秀全生于 1814 年 1 月 1 日，即清朝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。洪秀全先世原居广东潮州府，后迁嘉应州（今梅县），复迁花县境内。花县在广州市城之北，地多平原，有小山、有河流，是肥沃的农田区。

洪秀全出生在县城西北约 20 里的芙蓉嶂山下的福源水地方。其后，举家徙居于同邑的官禄儿村。据族谱记载，洪讼三始迁官禄儿，讼三名下又记“公建一祠在官禄儿”。官禄儿在花县中西部，三面平原，仅村北三里有小山，极宜移民垦殖。此村都是客家户。这里原无村落，后来形成村圩。洪氏一族聚居在这个村有三百人。官禄儿村在县城西南约六十里，而距广州市城北约百里，村之附近皆原野田畴，宜于耕耘，村东面，隔一沙溪，俗称夹水口，为石陂村。又由村西行十里许，则为丫髻岭，独秀峰诸小山。山麓有村，土名九关，或称九涧，即后来洪秀全妻室赖氏之故乡。洪秀全亦曾授徒于此。由村北行约二里为禾落地，乃是佐命元勋南王冯云山的故乡。起义后，该村被清政府焚毁殆尽，村人四散，剩有颓垣陈瓦于野草荆棘之中。惟官禄儿则至今仍然存在，历来居住村内的村民除洪氏族外，尚有巫、凌、钟三姓，其先代均与洪氏祖先同由嘉应州迁来的，全村人口共约四百。居民大都以耕田和畜牧为业，生活简单，有古遗风。村中建筑物，除祖祠为砖建者外，其余房舍仍多为泥沙修建。这就是洪秀全成长的地方。

官禄儿村的房屋为三排，面向南。前排之前，有一大水塘。洪秀全之住宅原在第三排之西边。村之东原有书塾一所，为洪秀全幼年学习及青年授徒之处。

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生虽未读过书，但很有才干，办事能力亦强。族内有争执，或村内起纠纷，洪镜扬经常充当仲裁人。因能秉公办事，在族中及村中极有威信，深受敬重。

洪镜扬原配妻子王氏，生了三男二女：长子仁发、次子仁达、三子洪秀全（即洪秀全），及长女辛英，次女宣娇。王氏死后，镜扬又续娶李四妹为妻，李氏未曾生育。由于家庭人口多，土地少，生活难以为继。为生存计，在洪秀全两岁时，其父带领全家老小迁移到更为荒凉的官禄儿村。这里距广州约一百华里，村西北是独秀峰和丫髻岭，东南是一片开阔田地。村内居住着洪、凌、钟、巫四姓人家，都是从外地来的客家人。在这个贫瘠的山村里，没有地主，所有人都以耕种为业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经几年的艰苦创业，到洪秀全七八岁时，家里总算有了几亩薄田、几间土房及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，过上了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生活。为节省开支，全部农活都由自家干。既使在农忙季节，也未曾雇过短工。为了避免沉重的地租剥削，洪镜扬执意不租种地主的一亩一分田地。一年到头，勉强维持温饱。

洪秀全的两个哥哥小时均因家境贫寒，无力读书，只好跟着父亲开荒种地，是洪家的主要劳动力。姐姐洪辛英，小名凤，亦帮助父母料理家务，干些农活。妹妹洪宣娇幼年时家境有所好转，自小性格开朗活泼，敢作敢为，勇于追求，充分体现出了广东妇女的矫健泼辣豪放的精神风貌。由于受哥哥洪秀

全影响，对“男尊女卑”、“三从四德”的封建伦理道德深恶痛绝。后来与哥哥一起参加了金田起义，在农民战争的大风暴中接受严峻考验，成为一位卓越的女军领袖。

洪氏家族除具备中国农民勤劳质朴的一面外，也还有其另一面，即受两千多年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儒家思想影响。一俟家中有了土地，不再为填饱肚子发愁时，父兄们便决定让洪秀全去读书，有朝一日可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

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，6岁的洪秀全进了村里的私塾读书。他勤奋好学，异常聪颖，五六年间，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、五经、古文和孝经；后来他又自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书籍。“所有这些，他初读之后，即能了解。”据他的族弟洪仁玕回忆：“其天亶呈聪，目不再诵，十二三岁经史诗文，无不博览。”为此他不仅受到先生和族人的称赞，老父也深感慰藉。全家人不惜节衣缩食，尽力帮助他读下去，不致于半途而废。为了支持他学习，有些私塾先生也伸出了援助之手，自愿减免他的部分学费，族人也为出了这样一位学童而骄傲，想方设法赠送钱财衣物。“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，甚至成为翰林，……这样，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。”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洪秀全父亲因其家生计日蹙，实在无力再供其读书了，不得已让他辍了学。这一年洪秀全16岁。翌年，在其族人的帮助下，又到花县县城附近鹭古岭去陪读了一年。洪秀全读了整整十年书。这对一个贫苦农民子弟来说，已实属不易。

鸦片战争前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。它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材、巩固统治的一种方法。从理论上讲，他是平等的，是封建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中下层知

识分子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唯一途径。在某些时候、某些特定条件下，个别贫穷知识分子也确实实现了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梦想。青少年时期的洪秀全也和大多数封建知识分子一样，试图通过十年寒窗而一举成名。

清朝的科举制度规定仕途考试要经过三级，即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。考生只有在州府考取了秀才后，才能到省城考举人，举人中第后方可进京考进士。秀才虽是科举考试的最低一级，但也要经过三道关卡。第一道是县试，由本县县官主持。每个县令都希望本县多出一些秀才，以显示自己管理的地区是个藏龙卧虎的文化之乡，所以一般不是很严格的。县考合格后，各县的士子们要到所在的州府参加府试，府试录取者才能到省会参加道试，道试中第后才可得到秀才的称号，也算是有“功名”。这虽然是第一步，却是关键的一步。

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16岁的洪秀全在经历了9年寒窗苦读之后，这位初出茅庐的青春少年怀着必胜的心情参加了县考，县考中他名列前茅。随即怀着初试成功的喜悦首次到广州去参加考取秀才的府试。然而，府试却未能考取。这对于洪秀全虽然是一次打击，但他毕竟是阅历尚浅的少年，对于自己府试落第的原因，他除了感到临场发挥不好，学识尚须提高外，根本找不出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。他没有什么怨言，也不因此而灰心丧气，反而更增加了继续考下去的决心。此时的洪秀全只有一个念头：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报效父母的爱，才能报答那些“关心”他的父老乡亲们，而父母、族人、邻里及师友们对他的支持和鼓舞，也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念。

初试失败后，洪秀全回到了家乡。然而，此时的洪家，尽

管洪秀全的二位哥哥均已成年，父母也年富力强，全家人起五更、睡半夜，辛辛苦苦创建的家业却是每况愈下。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使洪家无力安放一张书桌了。父亲不得不含泪让洪秀全放弃求学，帮助家里干些农活，以填补空虚的肚皮。洪秀全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后，不仅增强了自己的体力，更主要是亲身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苦，了解到了农民兄弟的疾苦、愿望和追求。这对其后来成为农民领袖是至关重要的。

对于一位苦读了十年经书，又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青年人来说，自感务农终不是出路。恰在此时，洪秀全读书的官禄儿村塾缺少塾师。村里人一向看重洪秀全，认为他知书达理，品质优良，于是推荐他担任村塾先生。那一年是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他 18 岁。年轻的洪秀全有朝气、直爽、热情。他和学生的年龄相近，深知学生的心理状态。他虽然对学生要求严格，但从不打骂学生，学生们既尊敬他，又不拘谨，不似那些古板的、又无真才实学的老腐儒们。洪秀全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，也受到了乡亲们的赞许。这期间，精力充沛的洪秀全一面教书，一面广泛涉猎了先秦时代的诸多论述，对儒家以外的学派，诸如法家、墨家、道家的思想多有研究。此外，他还大量阅读了天文、地理、历史，浏览了所谓“官书”以外的各种野史、传说故事、民间文学。这对于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是十分有益的。从 18 岁至 24 岁之间，洪秀全作了一切努力，为第二次应试积累着自己的资本。

经过 8 年的精心准备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 年）23 岁的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城参加考试。这时的洪秀全已远非 8 年前可比，虽然仍是位热情活泼的青年，但知识丰富了，各方面也更成熟了。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奔赴考场。

按照清朝县、府、道三级考试制度，落第的童生再次应考，必须从第一级县考做起，更何况前后两次应考的时间又间隔了很长时间。可想而知，洪秀全在到广州应试之前，首先要经过县里的五科考试，然后再通过府试，真可谓过五关斩六将了。这些关卡洪秀全都顺利通过了，“每场榜名高列，”眼看功名垂手可得，自是不胜欢喜。然而，他终于未能如愿以偿，第一级最后的冲刺还是失败了。客观地说，失败的原因并非因为洪秀全的能力和水平不够，而是由于清朝统治的腐朽和科举考场的昏暗使然。15年来，洪秀全对自己的选择从未动摇过，也就是说他一直深信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深深陷入读书做官泥潭中的洪秀全，根本没有再次失败的思想准备。一旦冷酷的现实无情地摆在他面前时，对这位年轻学子心灵的打击该是多么的沉重。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几乎使他完全垮下来，但他还是坚持住了。

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，洪秀全再次强作精神，第三次去广州应试。此时的洪秀全心情矛盾万分：既想通过一搏，取得成功；但又惧怕再次失败，心理的承受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。复试毕后，洪秀全住在广州的学馆里等待公榜。虽然仍是初试“名列前茅”，复试亦有较好发挥，但经多次失败打击后的洪秀全已不敢那么自信，心中如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、忐忑不安。有一天，六神无主的洪秀全在广州的街上散步，偶见两位传教士在人群中宣讲基督教义。当时，基督教尚未取得在中国的合法地位，只是与西方殖民者同来的外国传教士背着中国政府非法进行活动，地方官员惧怕洋人，睁一眼闭一眼，也就出现了教士在广州街头传教的事情。基督教究竟为何物，大多数中国人一无所知。洪秀全不但不了解基督教，也从未对其有什

么兴趣。眼前发生的事情使百无聊赖的洪秀全下意识地凑上前去。不言而喻，宣讲基督教的目的是致使更多的中国人信奉洋人的上帝。当两名传教士看到眼前这位表情呆滞、愁容满面的书生时，立即感觉到这是一位科场失意的文人，争取这样的人信奉基督教，对他们是有帮助的，因此主动凑上前来，以关切的口吻说道：“功名二字，尔应大受，切勿忧，忧必病。”人在失意的时候，多么需要一句安慰的话啊！第二天，洪秀全又在广州府的龙藏街巧遇这两个人。两位传教士便主动将一套 9 本的《劝世良言》小册子送给洪秀全。他回到学馆后简单地翻阅了一下，因其前途未卜，心中不安，便与考生们讨论起考试题目来。

不幸终于降临。几天后，洪秀全落榜了。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也完全无力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。精神垮掉了，身体垮掉了，他病倒在广州的学馆里。在友人的帮助下，雇用一乘小轿，将他抬回了九十多里外的花县官禄儿。回到家中病情大作，一连病卧 40 余天不起。十几年为之奋斗的目标，眼看又化为泡影，失望、痛苦达到了极点，使其神志不清，精神错乱，在昏迷中产生许多可怕的、离奇的幻觉。好几天高烧不退，胡言乱言地说着鬼话。虚幻之中，他好似游了天境。事后族弟洪仁玕对此作了追记，其中加入了不少拜上帝教思想。洪仁玕记述道，洪秀全在昏迷之中“魂游天堂，目见无数天使，身穿龙袍角帽，在路旁陈设礼物迎接”。朦胧中洪秀全对亲人说：“予魂到一所，见是金砖金瓦，光辉无比，张挂文字，尽是规铭宝训。予亲读后，即有二三天使，剖换衷肠。又有老妇携予到天河洗浴，嘱云：‘不要与众人顽弄，致污己身，云云。有顷，见一位金发黑袍高大老人，赐一剑，垂泪对予云：‘吾

召洪秀全来此，令尔知天下人尽是我所生所教，尽是食我食，衣我衣，即眼所见，耳所闻，都是我造的，率卒无一人知恩谢恩，反将我所造的物，认做木石偶像之恩。世人何无本心。一至于此！尔切勿效之！’ 嘱毕，即命予放胆行之。”洪秀全在极度的悲哀之中，似乎感到死期临近，便伤心地对守护在身旁的亲人们说：“今予必不久人世，有负父母兄长教育大恩矣。”父母听后十分难过，深怕他出什么意外，日夜守护其旁，不离半步。在亲人们的精心调理之下，他病情逐渐稳定下来，高烧渐渐退去，身体日见好转。毋庸置疑，洪秀全产生的这种梦幻是在精神极大压抑下，潜意识的一种释放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人们的梦幻是“一种愿望的满足，……是清醒状态的明白易懂的精神活动的延续”。

40天后，洪秀全逐渐从病痛的折磨中恢复了元气，思维也趋正常。病后如同变了一个人。“坐立行止，肃然以身正大人，戒尽烟花酒僻等事”。一向活泼乐观的洪秀全变成沉默寡言、不苟言笑的人了。

第三次应试的失败，给了洪秀全终生难忘的打击。他开始反省自己选择的道路。洪秀全病愈后仍在官禄儿村塾教书，平平静静之中又度过了6年。1843年30岁的洪秀全第四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到广州应试，仍以失败告终。关于这次应考史料记载不多，影响也小。这说明这一次洪秀全未抱什么希望，也作好了失败的思想准备，但也说明了洪秀全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读书作官的思想，仍抱有一线希望。

第四次失败是一次清醒剂。从此，洪秀全决心与科场诀别。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亲身经历而外，客观形势也起了很大作用。1843年，正值鸦片战争后中国战败，罪恶的鸦片走私成

为“合法”的贸易。鸦片进口额继续大量增长，1842 年有 33000 箱鸦片输入中国，1850 年增加到 53000 箱，售价高达 3000 万元以上，占英国全部输华货物价值的五分之四。鸦片的大量输入，大大增加了受害的中国人群体。广州的街头到处可见烟馆和受了毒害的烟民。对此愤怒的广州人民曾于 1842 年 12 月包围了供外国商人居住的“夷楼”，并放火将之焚烧。在洋人大量输入鸦片的同时，还掠夺性地从中国采购茶叶和丝绸。茶叶出口由 1843 年的 650 万公斤，增至 1850 年的 2900 万公斤，增长了 4 倍多。丝绸从 1842 年的 2000 包，增至 1850 年的 20000 包，增长了 10 倍。广州的海港一片繁忙，中国码头工人将一箱箱鸦片从外国商船上卸下，再将一包包上等茶叶和丝绸装上。国货精品的价值却远远抵不上毒品的“价值”，不平等的交换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。

国家任人宰割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出路在何方？不能不是知识分子思索的问题。洪秀全决定与科场诀别，去寻找新的生命之光！

2. 离奇怪梦：在黑夜中的灵感闪现

人生总有许多许多离奇怪梦，仿佛其中有什么预兆似的。

公元 1837 年 2 月（道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）鸡鸣之时，长叹一声，双目紧闭，五官失去知觉，全身僵直。妻子惜英放声大哭，两手不住地摇晃着洪秀全，可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如同死人一般，镜扬和玉翠也哭了起来，一边用手摸一摸

洪秀全，的确已经四肢僵硬。一边喊叫着：“儿啊，你不能走啊，儿啊——”再看一看儿子已停止了呼吸，贴近心口窝，听到他的心窝仍在跳动。

洪秀全此时虽然外表看来已经如同死人，但是他自己却记忆清晰，依然在梦中游历。他忽然看见空中云雾缭绕，紫霞掩映之中出现了一条长龙，一只猛虎。他突然感到十分的惊惧，那龙虎渐渐地落下来，降落到自己的院子里，接着，只听得隐隐约有笙管齐奏，乐声悠扬，瞬间，又是祥云雾烟飘荡，迷蒙中许多仙人降下云端，原来那一龙一虎是给仙人引路的。谁知道仙人连同龙虎都进到他的屋里来，那龙与虎见了洪秀全之后，并不吟叫嘶啸，反而是更加温和驯服。仙人来到跟前说道：“荧惑天子，天帝爷特遣派我们来此，请你随我们前往。”说罢，只见几个人抬着华丽的大轿，一看那轿顶饰金辉煌，彩绘奇特，鸟兽山形、龙凤呈祥、彩云流水，轿子四围配以玉宝饰物，珍珠成串，十分漂亮美观。

洪秀全登上这华美富丽的大轿，其中的一位仙人高喊一声：“起轿！龙虎带路！”洪秀全只觉得被众人抬起来，颤颤悠悠地被抬着向前走，一路上风景迷人。抬起走了大约有二三里路，他从轿中往外一看，自己被抬到了山上，觉得好像是独秀峰，但仔细一看又不像，这山间云蒸霞蔚，紫气氤氲，这云雾渐渐升腾，这些人都在云间行走，自己也被几个人抬着，随这山间的云雾渐渐升起来，飘飘荡荡来到了一个地方。

霎时，眼前是朱栏白石，绿树清溪，百花争艳，翠鸟鸣唱，真是人迹希逢、飞尘不到之所在。洪秀全自己心想：我这一生是在乡间野岭之中生活，从未见过如此华丽光明之地，这是到了什么地方，想问一问抬轿之人，又觉得不妥。正在胡思

乱想之时，只见前面有许多人站在前面，一个个身着高贵的华丽衣裳，男人高贵而有风度，女的美如西施而姿态优雅，纷纷列队迎来，向他敬礼表示欢迎，那男的个个恭敬庄重、彬彬有礼；那女的个个满面含春、蹁跹袅娜。洪秀全见如此众多的人欢迎自己，想让轿夫停下来，自己想走出轿来，向众人还礼答谢，便叫道：“停轿！停轿！”

轿夫随即停下了轿子，那位仙人走进跟前，慌忙撩起了轿帘，问道：“荧惑天子，有何吩咐？”洪秀全说道：“这么多高贵之人欢迎我，我必须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才是，哪里能坐在轿子里呢？”

那仙人说道：“荧惑天子，您不必如此谦逊，这些迎接的人们，都是您家的侍从仆役，以及各宫殿的领管主事。您就不必下轿了。”

洪秀全说道：“尊敬的先生，这是哪里话，我还是下轿与他们见一见吧。”仙人说道：“好吧，只是不要耽搁太久。”

洪秀全刚一走出轿来，众人便一下子围拢上来，慌忙给他行跪拜大礼，齐声说道：“天子福康！天子福康！欢迎天子回府省亲！”洪秀全被这些人的欢迎辞倒弄得不知东南西北，怎么都喊他为“天子”？而且还说什么“回府省亲”？洪秀全反正糊里糊涂地向众人行礼答谢。

正在此时，只见那边又来了许多人，簇拥着一个身穿华贵富丽的老妇人，仙人前去施礼说道：“丽吉达雅娘娘，我已把您的儿子接来，想来您已经很想念他，路上没有耽搁，现在我把他交给您了，我这就去向天帝爷复命去了。”这丽吉达雅娘娘，原是上帝耶和華所宠爱的侍女，因生得雅丽端庄、贤淑慈祥，被封为丽宫玉娘，在洪秀全未转世之前，洪秀全是天帝的

幼子荧惑的时候，这丽宫玉娘就作了荧惑的妈妈，后来扶正为“天母”。她对荧惑百般地爱护。如今见了更加亲热，对洪秀全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这么长时间受了不少的苦呀，我实在心疼，干脆给你的天父说一说，不要再受那人间之苦了吧。”洪秀全被说得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我家中还有父、母大人，而且已有了妻子和儿子，我还要回去，与家人团聚。”老妇人见劝说不了，也只好作罢。说道：“好吧，随你的便，看看天父是否再让你留下。”

老妇人便带着洪秀全来到了一条河的岸边，对洪秀全说：“这条河叫做濯垢河，它的源头是空灵山的清欲泉，只要在这河中洗一洗，全身的污尘和心灵的污垢都能清洗得干干净净。你在那凡尘人世间，不仅把身子污染了，而且就连心灵也有了許多污秽不堪的东西，你洗好之后，我就带你见你的父亲。”

洪秀全看到这清澈的河水，用手摸一摸不凉不烫，恰似温泉一样，而且水中有一种清香的气味。他觉得身上也确实发起痒来，已经很久没有洗澡，今天也确实可以洗个痛快，可是周围有那么多的男男女女，确实不好意思，想脱去衣服，又恐怕赤身露体的，有失雅观，想不脱吧，又恐怕洗了澡没有衣服换上。正在犹豫不决之际，只听得天母丽吉达雅说道：“孩子，不用怕，在这里是不会有谁会看见的。”说完只见一团迷雾笼罩下来，好像一个屏风幕帐。洪秀全便放心快活地在河中畅游沐浴，顿时觉得浑身清爽，心旷神怡。等他刚刚出浴，一阵香风吹来，他如痴如醉，渐渐地昏昏欲睡。可是忽然间，在迷雾之中来了几个高大粗壮的英武之人，说是要给自己剖腹取出五脏六腑来，也要放在濯垢中冲洗一下。洪秀全被吓出一身冷汗，不由得大叫一声。

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将洪秀全的腹部剖开，说来奇怪，洪秀全并不感到有半点的痛疼，只觉得如同搔痒一般，“刺啦”一下，腹部便被打开，心里微微一动，鲜红鲜红的心肝等内脏便被取了出来，只稍微感到腹中有一种悬空的感觉。只见几个人分别捧着自己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到那濯垢河水里洗得干干净净，如同玉一般的晶莹透亮，然后再把这些内部器官，像安装机器的零件一样给他重新放置妥当。随后，便把腹部合拢上，他们干得十分漂亮利落。洪秀全再摸一摸腹部，连一点儿疤痕也没有。

接着，一阵清风吹来将几件崭新的衣服吹落在面前，自己的破旧脏衣服被风卷去。洪秀全穿上新衣服，显得格外合身舒适，他已经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人。

洪秀全成为一个新的人之后，有几个年长的老人把他带到一座大的宫殿，只见宫殿巍峨，辉煌夺目，墙壁和顶瓦流金溢彩，上有一巨大匾额，叫做“紫光殿”。洪秀全只觉得这宫殿很熟悉，好像什么时候来过这里，只是一时难以记忆起来。随后便跟着几位长者走进宫殿。

进了宫殿，四壁均刻有古训格言，其中有几条洪秀全比较熟悉：

“欲穷大地三千界，须上高峰八百盘。”

“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；

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。”

“丈夫无所耻，所耻在无成。”

洪秀全看到这些，似乎有所顿悟。没等他仔细思考，便看见大殿正中的金座之上端坐着一位金发黑袍的老者，旁边的一位年长之人跪下禀告，说道：“天帝爷在上，老臣奉命接令朗荧惑

而来，天帝爷还有何尊旨，老臣尊命。”只见老者示意让那老臣退下。天帝爷一见洪秀全便双泪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儿子啊！这许多年来，你在凡尘之间受了许多苦，遭了许多的难，正像孟子所说的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智。前些时候，我问你的兄长耶稣，你如今已经历了多少灾难？他只说刚经过四难而已。但今天看到你形容枯瘦，实在是令人伤心啊，这全是那些世间的鬼魔对你的摧残与折磨。”

洪秀全忆起自己历经的种种磨难，也不禁伤心泪流如雨，又想到眼前的这位慈祥老人对自己如此关心与爱护，就像父亲一样对自己这样地同情与爱护，也非常感动。说道：“天父，您对我如此之好，我十分感激，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对我的关怀。”

天父的泪水依然流着，他擦了擦泪接着说道：“往后你可能还会经过许多的磨难，千万不要气馁丧志，要以顽强的意志完成天命。你看这世界上的人类都是我所生，我所养；我们吃着我给他们的粮食，穿着我给他们的衣服。但是他们全无心肝，对我不敬重，也不纪念我，甚至将我赐给他们的东西去拜事鬼魔，这样就产生了祭祀邪神秽鬼的现象，特别是出现了贿赂那些掌握权柄的大大小的魔鬼的恶劣现象，我真恼怒这些人是贱骨头，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人格！……”

洪秀全听到此处，觉得天帝的话很有道理，他知道毕举人的儿子为什么能考上秀才，就是他去贿赂那些当官的人。他还听说清远县的麦成，本没有什么才能，也就是因为贿赂了巡抚大人，得了个清远县的县令铺丞的官位。再想一想自己的事，不也曾做过这样的事吗？七岁的时候，游戏称皇帝，自己的父亲带着自己家辛辛苦苦积攒了两年的钱，到花县城去贿赂了张